

“花冈小姐，”石神喊她，“光靠女人是无法处理尸体的。”

靖子愕然失声，这个男人怎会知道？

他听见了，她想。刚才她和美里的争执，隔壁一定都听见了。不，说不定，打从和富坚打斗时就已经听见了。

没救了，她认命的想。已经无路可逃了，只能向警方自首：至于美里涉案的事，不管如何都得隐瞒到底。

“花冈小姐，你在听吗？”

“啊。我在听。”

“我可以过去你那边吗？”

“啊？可是……”话筒依旧贴在耳上的靖子看着女儿，美里正带着满脸的畏惧与不安。大概是难以理解，母亲到底在和谁谈些什么。

倘若石神真的在隔壁竖着耳朵偷听，那他必然也知道美里涉及这起命案。如果他这件事告诉警方，那么就算靖子再怎么否认，想必刑警也不会相信。

靖子下定决心。

“我知道了。我也有事想拜托您，那，就请您来一下好吗？”

“好，我现在马上去。”石神说。

靖子挂断电话的同时，美里立刻开口问：“谁打来的？”

“隔壁的老师。石神先生。”